



奧勃洛摩夫

岡察洛夫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奧 勃 洛 摩 夫

岡 察 洛 夫 著

齊 蜀 夫 譯
呂 和 聲 校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И. А. ГОНЧАРОВ

ОБЛОМОВ

据 И. А. ГОНЧАР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4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譯出;
插图据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复制, 系 Т.
ШИШМАРЕВА 所作。

內容說明

“奥勃洛摩夫”是俄國名作家岡察洛夫所著的三部長篇小說之一，文學史上一致認為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小說寫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期，當時宗法農奴制的生活方式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矛盾日益尖銳，提出了農奴制度必須廢除的問題。它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沒落地主的生活，並塑造了許多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奥勃洛摩夫怠惰成性，終日無所事事，毫無勇氣接觸現實生活，只是慵懶而麻痺地做着空幻的夢。這種性格是他所處的地主地位造成的。作者在這裡暴露了俄國封建農奴制度的腐朽性，嚴正地指出了它的不可避免的滅亡。

赫爾岑認為“奥勃洛摩夫”是一部傑作，屠格涅夫寫道：“縱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記得奥勃洛摩夫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西頭象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593 字數 144,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9 $\frac{5}{16}$ 插頁 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冊

定價(6) 2.40 元



作者像(1879)

波查洛斯欽作 鋼刻

第一部

第一章

一天早晨，伊里亞·伊里奇·奧勃洛摩夫躺在郭洛霍費街自己住宅的床上，他的住宅是在一幢人口多得像整整一座縣城一樣的大房子里。

他年紀三十二三歲，中等身材，外表愉快，深灰色的眼睛，可是面貌上毫無確定的觀念和專注的神情。他的思緒，像自由的小鳥似的在臉上徘徊，在眼睛里翱翔，棲息在半張開的嘴唇上，隱藏在額角的皺紋中，隨後就完全消失了，那時候就滿臉閃爍着漠不關心的平靜的光。這種漠不關心從他的臉上移到全身的姿勢上，甚至於轉到睡衣的褶皺里。

有時候，由於疲倦或是無聊，他的眼睛就暗淡起來；可是疲倦也罷，無聊也罷，都不能將他臉上的那股溫柔勁兒——那不單是他臉部的，也是全部心靈的主要而基本的表情——驅散一會兒；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在他頭和手的每一動作里，都坦率而明朗地閃爍着他的心靈。冷淡而膚淺的觀察者會向奧勃洛摩夫瞥視一下說：“這是一個好心眼兒的、單純的人！”一個深思熟慮而和藹親切的人，卻會對他的臉部注視半晌，在愉快的躊躇之中微笑着走開去。

伊里亞·伊里奇的面色既非粉紅，又非黝黑，也非真正蒼

白，而是分別不清的，或者說不定是因為他發胖得和年齡不相稱，這才顯得這樣的吧；這發胖，也許是因為缺少新鮮空氣或者缺少運動，再不就是這兩個原因兼而有之。他那暗無光澤而又白得過分的脖子、小而肥胖的手以及軟綿綿的肩膀，都顯得他不像男性的氣概。

他的動作，哪怕他着了慌，仍不失其溫柔和他特有的優雅的懶散。萬一片愁雲從他心頭湧到了臉上，那他的眼睛就模糊起來，額角就顯出皺紋，疑惑、悲哀和恐懼就開始交織起來；可是這不安却難得形成一定的觀念，更難得變成一種主意。它不過化作一聲嘆息，便消逝在冷淡或者瞌睡之中。

奧勃洛摩夫的便服多么適合他那恬靜的面相和柔弱的身段啊！他穿着一件波斯料子的晨衣，一件真正東方式的晨衣，沒有絲毫歐羅巴的氣息——沒有流蘇，沒有絲絨，沒有腰身，肥大得能夠把他裹上兩周。袖子是道地亞洲式的，從手指到肩膀一路漸漸肥上去。這件晨衣雖然已經失去當初的鮮艷，而且有几个地方還磨出了油光，沒有了原來的天然的光澤，但還保持着東方色調的鮮明和料子的結實。

在奧勃洛摩夫的眼睛里，這件晨衣有着無數十分寶貴的優點：又軟又順；穿在身上不覺得有東西；它听从身子的最細小動作，像一個馴順的奴隸一樣。

在家里，奧勃洛摩夫是從不系領帶和穿背心的，為的是他喜歡舒暢和自在。穿着一雙長長的、軟軟的、肥肥的拖鞋；從床上起身，他看也不用看，雙腳向地板上一落，總是恰好穿進這雙拖鞋。

躺臥這一件事，對於伊里亞·伊里奇，既不像對於病人或是渴睡的人那樣是一種必要，也不像對於疲乏的人那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不像對於懶漢那樣是一種享樂，因為這是他的常態。在

家里的时候——他差不多老是在家——他总是躺着，而且經常躺在同一个房間里，就是我們此刻發現他住在里面当作臥室、書齋和客廳的這間房間里。此外他還有三間房間，可是除了早晨傭人打扫他書齋的时候——也并不是天天打扫——他輕易不上那里去看一眼。在那几間房間里，家具蒙着套子，窗帘垂下着。

伊里亞·伊里奇躺着的這間房間，初看上去，布置得似乎也很漂亮。有一張紅木寫字桌、兩張蒙着綢緞套子的沙發、一架綉着宇宙間所沒有的禽鳥果木的漂亮的圍屏。還有紗羅的窗帘、地毯、畫幅、銅器、磁器以及許許多多好看的小玩意兒。可是精于鑒賞的人的老練的眼睛，只要粗粗一瞧，馬上就会識破，这些东西之所以陈設在那里，不过是希望遵奉一下不得不然的禮節，虛應故事而已。当然，奧勃洛摩夫布置書齋时也就是关心这一点。眼光高的人是不会滿意于这些笨重的、不優雅的紅木椅子和搖搖擺擺的書架的。有一張沙發的靠背已經塌下去了，膠上的木头也有几处脫膠了。

那些畫幅、花瓶以及小玩意兒也都是这种性質。

然而主人对于自己書齋的布置，如此淡漠而不关心地望着，仿佛用眼睛在問：“誰將这一切东西搬到这儿擺起來的？”由于奧勃洛摩夫对自己的家產这样冷淡，也許由于他的侍僕查哈尔对它更加不关心，要是在那里仔細看一看，書齋里的雜亂無章可真叫人吃驚。四壁上，在畫幅的周圍，花綵似的挂着一簇簇灰塵蓬蓬的蜘蛛網；鏡子呢，照不出东西了，倒可以当作記事牌，在灰塵上面記錄什么事情來幫助記憶。地毯都髒污了；一条毛巾忘在沙發上。差不多沒有一天早晨不剩有一只头天晚上用了晚餐未收去的、上面有一枚鹽皿和一塊啃光的骨头的盤子，擺在撒滿面包渣子的桌子上。

要不是这只盤子，以及倚在床边的一支剛吸完的烟袋和躺在這床上的主人，人們也許以為這間房子是沒有人住的——什麼東西都這麼灰塵蓬蓬，褪了色，絕沒有人住着的痕迹。不錯，書架上放着兩三本攤開的書和一張報紙，寫字桌上擺着一具墨水台和几枝鵝毛筆；可是攤開的那几頁已經發黃，蒙了灰塵——顯而易見，它們給丟在那里已經很久了；報紙的日期還是去年的；如果把鵝毛筆向墨水里蘸去，說不定就有一只嚇慌了的蒼蠅嗡嗡地從里面沖飛出來。

與他的習慣相反，伊里亞·伊里奇很早——八點鐘光景——便醒來了。他為了一件事担着心。面色一會兒現出恐怖，一會兒又是憂愁，分明他是受着內心斗争的痛苦，而他的理智還沒有來幫助他。

事情是這樣：奧勃洛摩夫前一天收到了他的村長由鄉下寄來的一封信內容令人不愉快的信。誰都知道，村長能寫些什麼不開心的消息：收成不好、欠款、收入減少等等。雖然村長去年和前年也曾寫過同樣的信來，但是這最后一封信竟產生了像任何突如其來的不開心的事情所引起的一樣強烈的作用。

這可不是开玩笑！得趕快想辦法才是。應該說一句公道話，伊里亞·伊里奇對於自己的事務的確也很操心。几年以前，收到了村長第一封不開心的信，他便開始在心里訂立了整頓自己領地的種種改良和變革的計劃，預備施用各種嶄新的、經濟的、嚴格管理的和其他的方法。可是這計劃還不曾徹底想妥，而村長的不開心的信却一年一次地來催促他見諸實行，從而破壞了他的平靜。奧勃洛摩夫也明白，必須採取什麼斷然的辦法，才能完成那項計劃。

剛一醒來，他就打算起身，洗臉，而且打算喝完了早茶，好

好地想一想，把一切事情都考慮一番，寫下來，随后一总处理。

他足足躺了有半个鐘头，被这打算苦惱着，可是后来覺得喝完了茶再办也还來得及，而早茶他可以照常在床上喝的，况且躺着思索也并不碍什么事。

他就这么办了。用完早茶，他坐起身子，而且几乎要下床；向拖鞋望了几眼，甚至于开始朝拖鞋伸下一只脚去，可是立刻又縮了回來。

鐘敲着九点半。伊里亞·伊里奇猛吃一驚。

“我究竟是怎么的了？”他煩惱地大声說。“真該害臊，是办事的时候了！假使再放任自己下去，那我就……”

“查哈尔！”他大声叫。

从那間与伊里亞·伊里奇的書齋只隔开一条狭窄的过道的房間里，先傳過來活像一条鎖住的狗的嗥哮，緊接着是双脚从哪里跳下來的声响。这是查哈尔在跳下爐炕來，他通常总坐在那里專心打瞌睡來打發日子的。

走進房間來的是一个上了年歲的人，穿着有銅鈕扣的灰色背心，和膈肢窩底下已經裂了口、露出一塊襯衫來的灰色上衣，頭頂禿得像膝蓋一般，長着兩縷亞麻色里攪着点兒灰白的絡腮鬚，每一縷都濃密得可以分成三撮鬚鬚。

查哈尔既不願改变上帝所賦与他的容貌，也不願变更那身在鄉下时穿的衣服。他的衣服是按照鄉下帶出來的式样裁制的。他所以喜欢灰色的上衣和背心，是因为这身衣服使他隱約地回想到早年侍候故世了的老爺太太去做禮拜或是作客时穿的那身号衣；而那身号衣，在他記憶里又是奥勃洛摩夫世家声望的唯一代表。

再沒有別的东西能使这老头兒回想起住在窮鄉僻壤里的他主人家里的闊綽寧靜的生活。老主人老太太是死去了，祖先的神像

也給丟在家里，現在多半散放在頂樓上什麼地方；關於古老生活和門第顯赫的故事已逐漸湮沒，也許只有留在領地上的幾個老人還能記得吧。這就是查哈爾珍貴他那身灰色上衣的緣故：在這身上衣上，尤其是在保存在奧勃洛摩夫面貌舉止方面的、令人想起他的雙親的某些特征上，他那任性的脾氣上，（對於這任性的脾氣，查哈爾不論自己私語也罷，高聲說出也罷，總都抱怨過，可是內心里卻把它尊敬為主人的意旨和權力的表現，）他仍隱約地看到過去顯赫的門第。

要沒有這種任性的脾氣，他就怎麼也感覺不到還有一個主人在他上頭；那就沒法來追回他的青春、他們別離已久的故鄉、老宅的那些掌故和老邁的僕役們同保姆們世世相傳的唯一的編年史了。奧勃洛摩夫家從前很殷富，在地方上著實有一點聲望，可是天知道什麼道理，竟逐漸窮困沒落下去，終於不知不覺在新起的貴族中顯不出它來了。現在只有他們家的白髮老當差們還保存著，並且彼此相傳著一些真實的回憶，把它們寶貴得像聖物一般。這就是查哈爾所以喜歡他那身灰色上衣的道理。恐怕他之所以珍貴自己的絡腮鬍，也是因為在童年時代曾經看見不少老當差們有著這種古色古香的、貴族式的裝飾品吧。

專心一意沉浸在沉思的伊里亞·伊里奇，許久沒有注意到查哈爾。查哈爾一直不聲不響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終於咳嗽了一聲。

“什麼事？”伊里亞·伊里奇問。

“不是您叫我了？”

“我叫你了？是為了什麼事情叫你的？——我可記不得了！”他一邊回答，一邊伸着懶腰。“你先回去吧，讓我來想想看。”

查哈爾走出去了，而伊里亞·伊里奇繼續躺在床上思索那封該死的信。

又过了一刻鐘。

“唉，躺也躺够了！”他說。“應該起來了……可是不如把村長的來信再仔細念一遍，然後再起來好了。查哈尔！”

又是照旧的一蹦，嗥哮則比先前更响。查哈尔進來了。而奧勃洛摩夫却又沉湎在思索里。查哈尔站了有兩分鐘，不以為然地斜睨着主人，終於朝房門口走去。

“你这上哪里去？”奧勃洛摩夫突然問。

“您老不开口，我干嗎平白無故老站在这兒呢？”查哈尔痞啞地說；他的嗓子啞，据他自己說，是因为有一次伺候老主人騎了馬帶了狗去打獵，一陣烈風灌進了喉嚨的緣故。此刻他轉過半个身子，站在房間正中央，依旧斜看着奧勃洛摩夫。

“是不是你的腿不中用了，不能站了？你瞧，我正在犯愁——所以你得等着！你還沒有躺够嗎？把昨天收到的村長的信給我找出來。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什么样的信？我沒有看見过什么信！”查哈尔說。

“你从信差手里接過來的，那么髒的一封信！”

“把它放到哪里去了——我怎么知道呢？”查哈尔一邊說，一邊用手輕拍着桌子上的紙張和各种物件。

“你從來什么也不知道。朝那边字紙簍里看！或者是不是落到沙發后边去了？瞧，沙發的靠背到現在還沒有修好；干嗎你不去叫木匠來修一下？东西是你弄坏的。你倒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了！”

“我可沒有弄坏，”查哈尔回答說，“是它自己坏的，总不能用上一輩子：迟早总要坏的。”

伊里亞·伊里奇覺得用不到去反駁他。

“找到了，是嗎？”他不过問一問。

“这里有几封信。”

“不是的。”

“那再沒有信了。”查哈尔說。

“好的，你去吧！”伊里亞·伊里奇怪不耐煩地說。“我起來自己找吧。”

查哈尔便回到自己房間里去了，可是剛把雙手撐在爐炕上要跳上去，立刻又听到一陣急促的呼喚：“查哈尔，查哈尔！”

“唉，我的老天爺！”查哈尔一路嘟囔着，又走進書齋去。“我这受的是什麼罪？倒不如早点死了吧。”

“什麼事？”他用一只手抓住房門閂，而且為了表示反感，他將頭轉到只能從眼梢上望到主人，而奧勃洛摩夫呢，就只看見一大縐絡腮鬍，從這邊仿佛忽然會有兩三只小鳥飛出來似的。

“拿手帕來，趕快！這你自己早就應該想到的，你沒有看見！”伊里亞·伊里奇嚴厲地說。

查哈尔被主人這麼命令和責備了一頓，也並沒有特別不滿或是吃驚的表示，多半他覺得這樣的事情是極其自然的。

“誰知道手帕在什麼地方？”他一邊嘟囔，一邊在房間里兜圈子，摸索着每一張椅子，雖然明明看得見椅子上並沒有什麼東西。

“您把東西全弄丟了！”他一邊說，一邊打开通往客廳的門，想去看看手帕在不在那里。

“上哪里去？在這邊找就得了，我兩天不會到那邊去了。快，快！”伊里亞·伊里奇說。

“手帕在哪里呢？沒見有手帕呀！”查哈尔說，一邊張開雙手，向每一個牆角巡視。“喏，那不是！”驀然間他氣憤地嘎啞地說。“在您身子底下！有一個角露出着。自己壓住了，倒向人家要手帕！”

回話也不等，查哈尔便要走了。奧勃洛摩夫叫自己的糊塗弄

得很難堪，他急忙找出另外一個口實來派查哈爾的不是。

“你到處都收拾得多麼乾淨：又是灰塵，又是垃圾，我的老天爺！喏，你看看牆角里——你是什么也不干的！”

“要是我真什么也不干……”查哈爾以受委屈的聲調說，“我是尽心竭力，拚命地干！我差不多每天都擦洗打掃……”

他指指地板當中和奧勃洛摩夫的飯桌。

“瞧，”他說，“什么都打掃和收拾得像辦喜事似的……還要怎麼樣呢？”

“那麼這是什么？”伊里亞·伊里奇截住他，指着四壁和天花板說，“還有這個？這個？”他又指指從昨天起就給丟在沙發上的那條毛巾，和忘在桌子上的、上面有一片麵包的那只盤子。

“哦，這我可以拿走。”查哈爾拿起盤子讓步地說。

“就只這麼一點兒！四壁上的灰塵、蜘蛛網呢？”奧勃洛摩夫指着牆壁說。

“牆壁我在復活節前要打掃：那時候我要把聖像都擰乾淨，蜘蛛網都掠去……”

“那你什麼時候擰書本和畫呢？”

“聖誕節前擰；那時候我同婀娜希雅要把所有的書櫃都清一清。可是現在什麼時候可以收拾？您總呆在家里呀。”

“我有时候去看戲和拜客，那你……”

“晚上怎么能收拾？”

奧勃洛摩夫譴責地瞧瞧他，搖搖頭，嘆一口氣，查哈爾呢，滿不在乎地看一看窗子，也嘆一口氣，主人仿佛在想：“哦，老兄，你倒比我更是奧勃洛摩夫，”查哈爾則多半在這麼想：“吹牛皮！你就最會說些古怪和抱怨的話，灰塵和蜘蛛網你倒並不在乎。”

“你知道不知道，”伊里亞·伊里奇說，“灰塵是蛀蟲的滋生之

地？有时我还看見牆上有臭虫！”

“我身上还有跳蚤！”查哈尔滿不在乎地回答說。

“这难道是好事么？这是骯髒！”奥勃洛摩夫說。

查哈尔滿面冷笑，笑得眉毛鬍子直飛舞，一片紅暈一直布到他的額角。

“世界上有臭虫，那也是我的錯处嗎？”他帶着天真的驚愕說。
“难道是我發明出來的？”

“那是因为骯髒，”奥勃洛摩夫截住他說。“你还尽胡扯些什么！”

“骯髒也并不是我發明的。”

“老鼠天天夜里在你房間里跑來跑去——我聽得到。”

“老鼠也不是我發明的。到处尽是这些东西——老鼠、猫、臭虫。”

“怎么别人家里就沒有蛀虫和臭虫呢？”

查哈尔的臉上表現出一種懷疑，或者不如說表現出一種恬靜的確信，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我样样都有的是，”他固執地說。“你总不能釘住每一只臭虫，爬進裂縫里去捉它。”

他似乎在想：“要沒有臭虫，將怎么睡覺呢？”

“你把角落里的垃圾打扫打扫，那就什么也不生長了，”奥勃洛摩夫开導他說。

“你弄干淨了，明天垃圾又会積起來的。”

“不，不会，”主人截住他說，“不應該積起來。”

“我知道会積起來的，”当差的重复說。

“要是積起來了，那你就再扫。”

“什么？天天打扫所有的牆角嗎？”查哈尔問。“这还算什么生

活！倒不如早点死了吧。”

“为什么别人家里就干干净净的？”奥勃洛摩夫反驳说。“看对门钢琴修理师家里，看看也叫人喜欢，而且他家里就只有一个女傭人……”

“德国人哪里来的灰尘？”查哈尔突然间反驳说。“您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全家的人整个星期只啃一根骨头。一件上衣从老子的肩膀上遞給兒子，又从兒子的肩膀上脫回給老子。老婆和閨女們穿着很短的衣裳，母鵝似的盤坐着……他們哪里來的灰尘？他們不像我們那样有一堆穿破的衣服常年存在櫃子里，或是一冬天積起一牆角的面包皮……他們可一片面包皮也不白扔掉：把它烤成面包干，就着喝啤酒！”

談到这种吝啬的行徑，查哈尔甚至于打牙齒縫里唾弃着。

“別說了！”伊里亞·伊里奇反驳说。“倒不如收拾吧。”

“有时候我要收拾，可是您又不讓。”查哈尔說。

“又來你那一套了！瞧，总說我碍你的事。”

“当然是罗；您老是呆在家里。有您在这里，怎么能收拾？您且出去一整天，那我就來收拾干净。”

“瞧，你又想出什么念头來了？滾开！你不如滾回自己房間去吧。”

“說真的！”查哈尔坚持說。“要是您今天就出去，那我和婀娜希雅馬上來把一切都收拾好。不过兩個人还办不了，还得雇几个女工來統統洗刷一下。”

“多好的主意——雇女工！去你的吧。”伊里亞·伊里奇說。

他很不高兴惹起了这场談話。他老是記不住，一碰到这个細致的問題就免不了麻煩。奥勃洛摩夫固然願意干净，不过他希望怎么一下子不用費事就悄悄地干净起來；可是只要一叫查哈尔扫